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衆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五

宋　黃幹　撰

喪禮義　喪禮十三

補

白虎通義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

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殽户教反法也徐户交反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　禮運

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

倍死忘生者衆矣倍音佩經解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絶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孝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大戴記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問反謂死喪也大事樂記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同上

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容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疏曰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之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容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謂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故云義之至也禮器

故禮義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禮運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盡子忍反沒終也 祭統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齋戒沐浴明發不寐孝經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為母期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 疏曰有直而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慼哭踊無節直任己天性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者二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是曲殺也有經而等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 禮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　疏曰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檀弓

林放問禮之本集注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理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論語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背同汙烏華反一音作爲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槌 言其物雖質本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 疏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 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

桴者又搏土凷為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土鼓者築土為鼓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徳不饗味也中古者謂神農也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是報田之祭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為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為桴桴與土鼓相連故讀為凷凷土塊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飯扶晚反苴子餘反又爭初反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火利也苴或為組遺棄戰反

疏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臯某復者臯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修

火化之利也故天望而地藏也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音智　疏曰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

故死者北首首手又反首陰也生者南鄉鄉許亮反鄉陽也疏曰體魄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

皆從其初疏曰謂今世飯腥苴孰及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禮運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哭泣由中非由人也　疏曰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哀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親之本心也禮器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

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雞斯依注為笄纚笄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扱初洽反　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袹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袹亡晧反本或作貊　疏曰雞斯者笄謂骨笄纚謂韜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亦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

不舉火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於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懣亡本反又音滿沱音悶殷殷並音隱　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虞也其

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　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　疏日亾矣喪矣者喪亦亾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愴初亮反惚音忽愾

徐音慨苦代反 說虞之義 疏曰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饗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壙古晃反 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勤謂憂勞 疏曰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若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問喪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疏曰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以君子

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疏曰北方是幽故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為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言將拜稽顙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疏曰死者既無所知不忍虛其口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貝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為褻米貝天性自然

為美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

疏曰銘明旌也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揔長三尺愛之斷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為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為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亦得揔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為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義得兩通故

鄭彼此二解**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疏曰言始死作重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言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疏曰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令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顯考謂高祖也**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疏曰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

即埋不縣於廟為異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

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又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云此等祭祀之禮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也注云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算數也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

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

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

疏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為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為環經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為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此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為錫衰

有敬心焉

踰時哀哀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況甫反　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疏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徐昌悅反食音嗣　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　疏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閒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

養也親所饋食之處疏曰謂葬竟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平生祭祀冠
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
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
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
之矣於是為甚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謂下
棺也疏曰注知非封土為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殷亦然且殷既不為墳故
知封當為窆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疏曰廟是親之平
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哀悲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

是甚極令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手又反北方國北也疏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曰既封為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疏曰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鄉南以東

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宫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力智反忍其無所歸弗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

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　疏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為解又稱蓋以疑之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祔于祖父疏曰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

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　疏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是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　檀弓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偯云痛聲也音同　氣竭而息聲不委

曲　正義曰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為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禮無容　觸地無容　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言不文　不文丈飾也本或作閒非　不為丈飾　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慼不為丈飾也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縗麻

聞樂不樂　聞樂如字不樂音洛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

此哀慼之情也　謂上五句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慼之簠音甫簋音軌簠簋俱祭器名　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擗踴哭泣哀以送之擗婢亦反本一作躃踴音勇泣起及反　男踴女擗袒載送之　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踴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踴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踴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踴故以擗言據此女既有踴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卜其

宅兆而安厝之 宅兆兆卦也廣雅云兆葬地厝七故反字亦作措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泉復為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廟亦作庿享之許丈反又作饗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孝經

禮者謹

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

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葢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翣菨當為蔞菨鄭康成云蔞菨棺之牆飾也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則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終始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

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善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莊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云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以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

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荀子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幸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

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同上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

不以死興於生亡興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飲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體謂爪揃之屬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泰俗猶以枇髮為柔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脩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笏於帶鉤鉤帶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含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

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僎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而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甕甒虛而不實有簞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内謂有其外形内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蔵而馬反告不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生器用器

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他道也

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鞅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貌讀為邈像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

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壟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

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

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䩬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户也

無帾絲䊼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

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䊼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采羽注於翣首也䊼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翣字誤為縷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户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扉隱也謂隱與之處也或曰菲讀為扉户扇也幬讀為幬帳之幬尉讀為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

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

槾莫干反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

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幔扞也茨蓋屋也幔茨猶墍茨也番讀爲藩藩籬也闕謂門戶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幔茨藩闕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子之法惑謂惑亂其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

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同上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戲押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禮復生有節也同上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

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纁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為幦

疏曰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是為父父母情同故答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者既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為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為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

斧文塗之内以覆棺槨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與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　檀弓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

疏曰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昬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

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 曲禮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霤力救反室中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戾長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家語

白虎通義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

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所以有飯唅何縁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同上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疏曰記人自問何以須冒自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

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後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抱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　雜記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

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斂者動揺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疏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揺尸柩故帷堂棨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懐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　檀弓

子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

以仁死喪也　昭上遥反穆亦作繆音同　仲尼燕居

貴本之謂文親用

之謂理　文謂節文理謂天理　始卒之末小斂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大

古時貴本之義故云一也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長往而不反 荀子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 疏曰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後

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問喪

白虎通義曰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絶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冕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

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　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

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　王者崩臣下服之
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
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
下服　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
三月何民賤故思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為
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
為之制也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
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

中誠也　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已上並見白虎通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

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檀弓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頹徒回反　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疏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己各以為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頎音懇又音纖　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拜賓也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疏曰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三年之喪吾從

其至者重其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鄭注謂三年服者先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　檀弓　案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對之其辭如此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

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戚斯歎歎吟息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

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似斯反訾病也

疏曰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心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則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

之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摇動身體摇身不足乃至起舞足
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愠者愠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
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
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生於舞極故云舞斯愠也曲禮云樂
不可極即此謂也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憤恚
轉深故因發歎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
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
節斷制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
自陶至舞俄頃而愠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
笑故夷狄無禮朝殞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
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長久故云此之謂禮云
舞斯愠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
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愠也人死
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故制
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始死設脯醢之
奠以至於葬將行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

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識刺於禮有踊節者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識哭踊有節不識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秖應答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檀弓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而難為繼也（失禮中）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疏曰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皆使

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檀弓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己以疾時禮而不如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疏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疾時人

行禮不如己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為繼也檀弓

白虎通義

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

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

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集注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

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論語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二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伏生尚書大傳

白虎通義曰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辟音避　坊記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殺音弒　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

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

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又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同上

白虎通義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

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喧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　天子聞諸侯

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已上並同

上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帚惡烏路反下同　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　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　疏曰此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

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雜記
諸侯之禮明與天子亦然
所以異於生也
生人無
凶邪
喪有死之道焉
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
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
先王之所難言也
難
乃
旦反　聖人不明說
為人甚惡之　檀弓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
期居其反朝
直遥反注同
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
有
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是謂君臣共國
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仕而歸
疏曰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
則恒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鄉家一期之間不復
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非禮也者今臣之有
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是為非禮也是謂君
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喪昏
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　禮運
諸侯非問

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謔許約反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殺焉孔甯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殺申志反或如字同上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祭義

白虎通義曰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葢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　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

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己上並見白虎通義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之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事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

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荀子

白虎通義曰贈襚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賵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

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已上並見白虎通義

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由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悴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悴變也詭異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卜筮視日齊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

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為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不毁滅性故忌日不樂樂如字史音岳 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疏曰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喪三年以為

極亡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檀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直遥反朝爲遷柩於廟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曰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

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鄭康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為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幾音祈又音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初拘反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

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音勇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疏曰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周初即用偶人也冢人職云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康成注引此謂為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為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知音智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

知也為猶行也　疏曰而致死之者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而不可為也而致生之者謂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

味依注音沫　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沫靧也　靧音悔　疏曰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滕緣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沫也瓦不善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沫沫靧也靧謂靧面證沫為光澤也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

和胡卧反　無宮商之調　調直弔反　疏曰琴瑟張絃而不調平竽笙備而無宮商調和也

有鍾磬而無簨虡

簨息允反虡音巨　不懸之也橫曰簨植曰虡　疏曰鄭云不懸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

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疏曰注云者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 疏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 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所謂致死之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疏曰曾子聞憲所説不是故重稱不然 深鄙之也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疏曰曾子鄙憲言既畢而自更説其義也言三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

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為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者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貧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　並同上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棄戰反注同與音餘注與與同卷紀轉反又厥挽反歸如字又音匱　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

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疏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
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
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
謂或人為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謂大饗賓客
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今
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為此之故
包遣奠而去子不見大饗乎者
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　雜記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

主人既祖填池填池依注音奠徹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處昌慮反遣棄戰反推柩而反之推昌佳反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益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疏曰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東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鄉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

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往二者皆得既得且往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于柩車賓出遂進納車於階閒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為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之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為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

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遂指昨日為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云禮既祖而婦人降者既夕禮文以為祖柩車南出階閒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閒今柩車反還階閒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己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檀弓

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霤力救反遠之所以崇敬也作或為堂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疏曰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般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般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坊記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大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

白虎通義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思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阼階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

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詳見喪大記飾棺章　有以大為貴者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禮器　白虎通義曰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白虎通義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　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

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

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

曰文剛强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襃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㓜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禄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羣下

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后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

後加之夫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
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曽子問曰唯天子稱天
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
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王者廵狩崩于道歸葬
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
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
重煩擾也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

尊臣子之義也　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　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已上並見白虎通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衣於既反取其過厚　疏曰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摽其處是不樹也喪期無數者哀除則止無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棺

未必用木為棺也則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槨以前云棺無文也取諸大過者送終追遠欲其甚大過厚故取諸大過也易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集注曰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泰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孟子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集注曰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

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孟子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檀弓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稱尺證反亡皇如字無也惡音烏齊才細反惡乎齊問豈有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音旋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曰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

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己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 檀弓

子思之母死於衛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

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疏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又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同上

子路曰傷哉

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音旋稱尺證反　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疏曰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為禮同上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集注曰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趍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有頃孟子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重直龍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

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子道（墨子是一家之事故不可以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苦角反徐戶角反郭李皆云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行下孟反）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任音壬莊子）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

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葢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胡骨反掘也皆言發冢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云為也）聖王之生民也皆使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皆使寬泰知足又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是桀紂羣居而盜

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如桀紂也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　荀子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壤而丈反不如大古也反復也怪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復扶又反大音泰　疏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

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槥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檀弓

白虎通義曰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别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絶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　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毁壞也棺之爲言兒所以藏尸令兒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墍周謂墍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椁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内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宫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

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已上並同白虎通義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比必利反　齊太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手又反　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疏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太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太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太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以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以制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

樂其王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

檀弓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長丁丈反嬴音盈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深式鴆反以生起

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廣古曠反隱於忍反　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號戶高反　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曰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也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云以生想死者言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時不欲

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云亦節也者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 同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家語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

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辟音避與音餘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有為于為反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令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

有司强逼遣之與又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又曰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

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為為之也 曾子問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 練小祥也

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近於訕上 荀子 案家語有一條語意與此同但彼云練而杖此云練而牀案禮經練猶有杖至大祥始除當以荀子為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

之絰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絰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家語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

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弗除如字徐治慮反行道猶行仁義子路聞之遂除之疏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檀弓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明目精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羣上音詈索悉各反猶散也同上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音扶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疏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

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故不舉也　祭義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疏曰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稱諱如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　同上　父沒

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起權反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杯圈屈木所為謂卮匜之屬卮音支匜以支反 疏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凡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為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玉藻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集注曰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孟子

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不遺如字又于季反）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音岳皇五教反）

祭義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五